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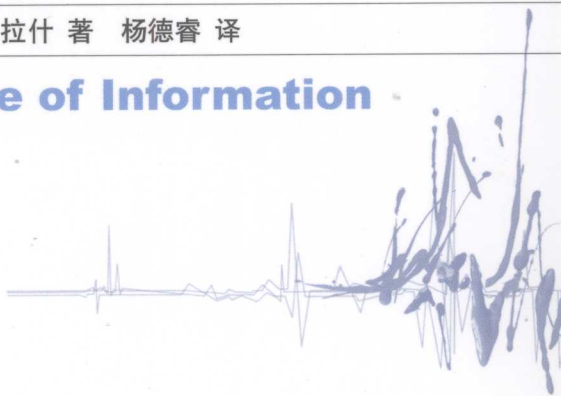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文化社会学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信息批判

[英] 斯各特·拉什 著 杨德睿 译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文化社会学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信息批判

[英] 斯各特·拉什 著 杨德睿 译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06-09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息批判/(英)斯各特·拉什著;杨德睿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文化社会学系列)

ISBN 978-7-301-14796-2

I. 信… II. ①拉…②杨… III. 信息学—研究 IV. G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8260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 Scott Lash, 2002

书 名: 信息批判

著作责任者: [英]斯各特·拉什 著 杨德睿 译

责任编辑: 吴 敏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796-2/C·051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22.25印张 252千字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致 谢

感谢与我进行过讨论的 Dan Shapiro, Jeremy Valentine, Andreas Wittel 和 Jakob Arnoldi, 特别要感谢 Celia Lury 与我讨论智慧财产、品牌、生活形式和信息的普遍性质等课题, 她在 *Franklin, Lury and Stacy* (2000) 一书中对“私有财产形式的生命(proprietary form of life)”概念做了较本书要深刻得多的剖析。我也要感谢让我不禁悲叹哲人其萎的 Dede Boden, 他让我领略到了现象学和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微言大义, 并经常和我讨论“反身性(reflectivity)”的究竟, 迄今为止, 我与 Lury 和 Boden 二位一道进行全球文化产品与新媒体的研究项目已经五年以上了。我还要感谢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与我针对科技文化的相关议题进行了无数次的讨论, 科技文化一直是我们过去五年来发表在《理论、文化与社会》(*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上的作品的主题之一。此外, 也要感谢为出版社担任编审的 Mark Poster, Nigel Thrift 和 Alan Tourain 对本书的评论。最后, 我想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女儿 Eva。

目 录

致 谢	(1)
导 论	(1)

第一编 信 息

第一章 信息批判	(13)
信息	(14)
批判	(21)
第二章 科技的生命 / 生活形式	(29)
生命 / 生活形式	(29)
科技的生命 / 生活形式	(31)
压平	(32)
非线性	(35)
拔起来	(40)
结论, 政治	(46)
第三章 活区、死区: 通往一种全球性的信息文化	(48)
通往一种全球性的信息文化	(48)
资讯结构: 区	(51)
文化“发展”?	(55)
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或合乎伦理的生活?	(60)
结论: 团结的问题	(65)
第四章 无组织	(67)
规范与价值	(70)

手段与目的	(71)
权力与暴力	(74)
自我与本我	(78)
第五章 不可羁遏的客体:反身性的后果	(82)
类客体 (Quasi-Objects)	(85)
坏的客体 (Bad Objects)	(92)
死客体	(99)
结论	(104)
第六章 媒介理论	(107)
媒介社会,媒介理论	(107)
媒介是什么? 工具性与终极性	(110)
机器	(113)
持续期间,信息	(117)
结论	(122)

第二编 批 判

第七章 批判与社会性:重审符号理论	(129)
符号(传媒):指涉物、目标和意义	(131)
作为指涉物的传媒	(132)
作为目标的传媒	(135)
作为意义的传媒	(139)
差异	(141)
社会性	(146)
第八章 传统与差异的局限	(151)
解构:现象学 vs. 有限 (Finitude)	(154)
符号 (sign): 差异和自然态度	(158)
海德格尔:符号 (Signs) 和他者	(161)

时间性 (temporality) 和主体间性	(165)
时间对存有:勒维纳斯	(169)
结论	(176)
第九章 叙事 (representation) 的批判:昂利·列斐伏尔的	
空间唯物主义	(184)
空间的有机性	(187)
身体	(189)
符号	(191)
劳动	(194)
叙事的空间:地下空间与绝对空间	(195)
传媒空间	(198)
内在空间:爆发和冷漠	(201)
叙事的批判	(202)
第十章 时间之后的存有	(204)
故事与小说	(206)
差异政治	(209)
速度,冷漠,天启	(211)
忧郁症政治	(217)

第三编 信息批判

第十一章 被蒙蔽的信息社会	(223)
信息	(223)
错误信息	(228)
积累与装框 (Enframing)	(231)
垃圾	(238)
废品、废墟	(241)
结论	(244)

第十二章 科技的现象学	(246)
玩: 竞赛 (Agonistics) vs. 表达	(248)
通信的经验现象学	(258)
结论	(272)
第十三章 非线性的权力: 麦克卢汉与哈拉维	(275)
反线性: 麦克卢汉	(276)
通往一种新的知识权力体制: 唐娜·哈拉维	(297)
结论	(316)
第十四章 结论: 通信、符码与再生产的危机	(318)
通信	(319)
反再生产	(328)
从意义到操作性: 作为信息批判的概念艺术	(339)

导 论

镜子会在折射出镜像前先好好地反映它所摄入的对象。

(让·考克多:《诗人之血》)

这本书所要问的问题是:在当代的信息社会里,批判理论是否还有存在的余地?因此,本书的头几章将说明此一即将迅速取代旧的国家的制造业社会(national manufacturing society)的全球信息秩序(global information order)的核心维度,中间的几章聚焦于批判和批判理论的问题,而后面的几章则更直接地集中探讨“我们当如何重构批判理论以掌握此一信息秩序”这个问题。我想要指出的要旨是:批判素来需要有先验/超越、隔绝的另外一个空间好让批判性的反思从中启动*,而我在这本书中的论点是:这样的批判已经不再可能存在了。在我看来,全球信息秩序本身已经抹灭并吞噬了一切先验/超越的事物,再也没有这种批判存在的余地了——不仅在空间上如此,在时间上亦然,我们已经无所逃于信息秩序之间,因此对信息的批判,将不得不来自于信息内部。

* transcendental 一词可译为“先验的”,亦可译为“超越的”,前者比较利于用在逻辑学和欧陆传统哲学的语境,但在其他如社会哲学和科学的语境中,则又以后者为佳,由于本书的内容横跨了上述两种语境,为求存真作者的原意,我只好打破中文的习惯,将之译为“先验/超越”,请读者包涵!不过,当这个词以动词形式(transcend)出现时,我还是将之译为“超越”,请读者注意。——译者注

本书第一章对我所谓的信息批判做了一番较完整的介绍,第二章铺陈出该信息秩序的基本元素,题为“科技的生命/生活形式”的这一章首先以讨论“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这一概念来破题,接着再探讨当这些生活形式变得具有科技性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状况。第三章申论:在信息秩序中,权力比较不是基于某种原则的,比较是通过排除而非剥削来运行的,它通过将事物排除和包含进或可称为“生境与死境”、“驯化之境”与“蛮荒之境”的原则来运行。国家的制造业社会牵涉到作为剥削的权力,而全球信息文化则仰赖作为排除的权力,这种排除所指的大多数是排除在“圈子”之外、信息工具之外、全球的信息与通信之流以外*。在国家的制造业社会里的主要行为者是国家、制度与组织,而在信息秩序中,关键性的关系比较不是在一个个国家之内,而是在坐落于不同国家的全球性都市之间。介于较小的和形态上极不规则的“无组织的组织”之间的新兴生产与通信关系,如今已经能与内在于组织的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分庭抗礼,这类“无组织的组织”就是第四章所要讨论的课题。不论有没有一定的先验/超越性,一种批判理论都必然也是一种关于权力的理论,太多的分析家都把自己局限于热情讴歌后工业社会里创新与选择的空间的不断扩大,而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则是探索一个倏然崛起的信息权力体制的轮廓。

第五、第六两章讨论信息社会的产品。国家的制造业社会将

* 此处的“通信”原文为 communication,这个词在社会科学界也常被译为“沟通”,但由于本书用到这个词时常指涉运用科技手段进行的信息交换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交换的信息形态,与中文里的“通信”一词的语感比较接近,所以,除非已经早为学界所接受为标准译法的词汇(如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以下将主要以“通信”来翻译 communication 一词。——译者注

注意力聚焦于“主体 (the subject)”,而全球信息文化则见证了物 (objects)* 的一种新的自主性,它们在其全球性的流动当中渐渐跳脱了意向、逃离了主体的管辖权。这一说法可适用于众多不同事物的全球性流动,如影像、通信、金融等等,高度品牌化与迅速流通的消费品也分享了信息朝生暮死、周转快速、影响直接、流通迅捷等性质,它们也一样在通过全球性网络流动的过程当中逸出了主体的控制,因此第五章探讨这些正透过全球性网络而快速运动中的事物。信息社会正如曼纽尔·卡斯泰尔 (Manuel Castells) 所说的是一个“网络社会”,所以本书也一再回到网络这一课题,我的一个贯穿全书的基本论点是:当生活形式变得信息化时,生活形式便甩脱了其“有机的 (organic)”性质而采取了网络的形式,也就是说,在网络社会中的生活形式或多或少被拔了起来、脱离了它原有的根基,“在世界中存在”正在并且已经被转变为“在地球上存在”。在这当中的确有商品化逻辑在运作,但是信息与通信网络的普及与无所不在却不能被简单化约为商品化,其实,认真讲来,有机的生活形式与商品这两者都已经被消融到网络的全面信息化过程里去了。信息秩序同时也是一个“传媒社会”,这就是第六章的主题。传媒透过接口来运作,而传媒社会则见证了接口的全面普及,到达了消费品本身变成接口的程度 (Manzini, 1989)。^① 传媒社会文化的标准单位就是“通信”,它凭借着简单扼要、速度与朝生暮死的性质,正在取代叙事和论说而成为文化的至高无上原则,说实在话,理论本身正在被这种通信的逻辑给扫除掉,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传媒理论”。

* 此处的 objects 亦可译为“客体”或“对象”,但这两种译法都有过强的哲学倾向,似乎不能传神地表现这一段文字的意韵,故我在此还是将之译为“物”,但在 object 这个词出现在下面专门讨论哲学的段落中时,我将遵照哲学讨论的惯用说法,将之译为“客体”或“对象”,请读者留意斟酌。——译者注

① 关于界面的这种观念来自 Celia Lury,是她把 Manzini 的作品介绍给我的。

第七章到第十章暂时抛开了信息秩序的喧嚣与运行,转而讨论批判这一课题。本书对于批判的关注程度与它对于信息的关注程度是一样的。在老一辈的人看来,批判理论就是指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理论”——如提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作品,而对较年轻的一辈来讲,批判理论指的是“法国理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贾奎斯·拉康(Jacques Lacan)、艾曼纽尔·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贾奎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把老一辈和新一辈联系起来的线索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及能够超越主宰着经验界秩序的商品化、线性与工具理性的某些“存有(Being)”维度。因此,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系统(system)”、身份认同(identity)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构成了经验界,而生活世界(life-world)、否定(negation)和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则构成了先验/超越的界域,但照法国理论的说法,经验界是“同一(the same)”或“在场(presence)”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而先验/超越的界域则是“其他”(the other)**或差异(différance)。

说到这里,我要提出的看法是有“怀疑论的”和“辩证的”两种批判理论存在,在怀疑论的批判理论中,先验/超越界与经验界之间是无可妥协、无可沟通、不可能相互决定的,这种思路源起于康德(Kant)。另一种批判理论主张把先验/超越界的根基安放在经验界之上,这种批判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黑格尔式的,不过,这并不是指它保证任何绝对的解决或理性的胜利,而是就它将一切具先验/超越性的事物建基于经验界之上这一角度说的。因此,

* 亦可译为“元叙述”。——译者注

** 亦可译为“另外”。——译者注

我在第七章表述了对于勒维纳斯的怀疑论及其关于不可知的其他 (the unknowable other) 的伦理学的不赞同,我认为这样一种伦理学拒绝把先验/超越界域植基于任何传统或社群的观念之上,所以只得停留在无法理解的抽象阶段。我想,无论要以哪一种方式与他者生活在一起,都必须要有某种形式的有限可翻译性 (translatability)。第六章审查了德里达的延异 (différance) 观念的局限,我认为德里达的“符号”观念系属于一种先验的差异而不植基于任何经验,但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套更落实的符号学,特别是植基于社会性 (sociality) 形式之中的符号学。第八章同样也是对勒维纳斯的批判理论的一个挑战,特别是针对他关于“其他”的那种不落实的 (社会化不足的) 观念的挑战。

第九章借由对昂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的作品的审思继续之前对于批判理论的探索。列斐伏尔从一种极端的日常生活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发出了一种针对笛卡儿式的空间以及结构符号学二者的抽象理性主义的批判,他的唯物主义形上学始于“蜘蛛”的身体的隐喻——蜘蛛借由模仿,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编织了一张网。沿着他的思路,我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若是在全球信息社会的心脏地带的话,这会导致哪一种空间的生产? 它似乎会将全球信息社会的核心地带引向一种空间化的过程,在其中,蜘蛛呈现了机器或科技系统的属性,而蛛网则呈现出一个网络的属性。在一种列斐伏尔式的、潜在的极端唯物主义的批判中,“蛛网”与“网络”并陈,这是从一种相当落实的都市空间观念所发出的对于信息资本主义的批判。第十章始于第九章的终结处,还是在谈“网”,不过不再是关于列斐伏尔所说的性好模仿的、有形体有触觉的蜘蛛,而是关于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的“说书人”。说书人的网始于“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仿佛是一座梯子,从极高的上方挂下来,通到极低的下方。说书人和他的记忆被现代的时间意

识——属于牛顿物理学的时间、属于使主角的存在(being)与其身为凡人所终不能免的一死(mortality)随情节的进展而逐步走向一幅残酷的并陈局面的那种长篇小说——所扰乱,但是,在一个时间之后的时代、一个速度的时代、休克经验(*Chokerlebnis*)的时代里,这位主角的存在究竟又遭遇到了什么呢?当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时,存有(Being)遭遇到了什么呢?当死亡不再被放逐到另外的界域去,而是与科技和世俗文化占据着同一个内在的平面,存有(Being)在其中变得只不过是网络的另一个端口、只不过是另一个存在(being)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在本雅明看来,当代的时间被压扁塞进了科技与休克经验的内在空间里,但本雅明的批判理论保持着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当中,被科技、休克经验与速度所主导的经验世界已经把存有与理性(Reason)夷平成一片废墟,而超越的契机仅作为记忆和哀悼被保存下来。

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回到了信息的内在、淡漠。第十一章探索了信息社会的双重性,在这里,一方面有生产——包括设计密集、信息密集的劳动,以及生产与数码产品的信息力量,另一方面有信息货品的流通。在这里,最高度理性化的生产会导致最非理性的流通与分配。在这样的语境中,谈论一个“被蒙蔽的信息社会(disinformed information society)”是有意义的,其矛盾是:信息社会一方面不断地朝向“变聪明”前进,同时却又带来了一定无可避免的“变笨”效果。这些信息货品是特殊类型的文化货品,信息与叙事不同,它把开头、中间与结尾压缩成一个属于“此时此地”的当下直接性,它又与论说不同,它不需要合法化的论证,不采取命题陈述的形式,而是凭借着一种直接的通信暴力来运作。

* 在这句话中出现了两次 being,第一个是大写开头的 Being,另一个则是全部小写的 being,为了保存作者使用这种书写方式所欲传达的某种寓意,我将前者翻译为“存有”、后者翻译为“存在”,请读者留意。——译者注

全球信息秩序是一种“科技文化”，之前存在的科技与文化二元论在此被裂解融入了同一个内在平面，之前读者、观者或听众在一种二元关系中所遭遇的由叙事、论说与影像所构成的表达性文化(representational culture)，如今变成了一种科技的文化，构成文化的主要成分不再是那些表达，而是与当今的用户或玩家——而非过去的读者、观者、看客或听众——同在的那些作为科技的文化物品(cultural objects)。第十二章所探讨的就是表达(representation)的这种崩解，在此我们首先考虑作为象征交换的一个内在世界的“玩”这个观念，这个世界其实更为“根本”——意指它比与世界性宗教以及继承它们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后裔同时出现的那种表达的二元性文化要更古老，并且构成了它们存在的前提条件。在二元性文化当中，象征交换的内在活动硬化成为与日常生活的世俗实践相割离并且超越后者一个隔绝的象征领域的僵固性，假如麦克卢汉与鲍德里亚是对的，而且先前的一个线性秩序的缓慢扩张确实历经了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可倒转性(reversibility)”内爆，那么或许“玩”就会作为科技文化的典型活动而再次回到舞台的中央。

表达崩解消融到信息秩序的内在里去的这个趋势，也反映在现象学对实证主义的二元论的挑战上。胡塞尔借由一种倾向性(intentionality)、一种对客体的态度来将主体重新安置在世界之中，破弃了实证主义式的主体—客体思路，然而胡塞尔却用一个号称能够揭示物自身的本体论结构的所谓先验/超越的存而不论(transcendental reduction)*这个特种括号，把先验/超越界域又从后门给带了回来。不过，社会学家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倒是真的恪守现象学革

* 这个词还有“先验还原”、“超验性的存而不论”、“超越的还原”、“超验还原”等多种译法，请读者自行参酌选用。——译者注

命的道路而走到了极端的结论,他同时破弃了先验/超越的态度和本体论,走向了一种“自然态度”的极端经验主义。加芬克尔也抛弃了胡塞尔意识哲学的心灵主义,在加芬克尔看来,具有倾向性的实体、感知世界的实体并不是意识,而是社会生活的形式。有态度的、具有倾向性的是生活形式,对世界的感知并不需要一个先验/超越的主体,而是从共同参与一种特定生活形式的成员之间外在的、经验性的沟通中发生的。在第十二章里,我们将讨论这种极端经验主义但却又坚决反实证主义的通信现象学,在此,“反身性(reflexivity)”——随着反思的空间与时间的消失——将感知与生活形式直接联系在一起,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形式的反身性在科技系统的控制论(cybernetics)那里遇到了平行的对应。我们所谈的是一种通信的现象学(Luhmann,1997),其实也就是一种“科技的现象学”。

这一切所指向的是一个崭新的、非线性的权力体制,这就是第十三章的主题。我们经由麦克卢汉的作品来讨论非线性(non-linearity)。在麦克卢汉看来,主体不仅是内在的并且与科技事物一起置身于世界之中,更与作为他自身的“延伸”的科技事物融合在一起。在当代运动与流通的后社会(post-societal)框架中(Urry, 2000),站在舞台中央的是科技,而且并非生产科技而是通信科技,这里所讲的通信是一种涵括了各种人和物的运动的最广义的通信,通信科技,无论是关于人员的交通、货物的交通还是讯息以及其他非物质性的东西的交通,都得预设它们自身的基质,麦克卢汉认为这些基质曾一度倾向于线性的、连续的,并采取了“道路”的形式,但如今它们倾向于呈现为相当非线性的、不连续的,并采取了“港埠”的形式——从国际机场(空港)到手机的电子港(teleports)。旧式的国家“想象共同体”借由从中央到省的线性、位阶性的“道路”式通信(比如“把农民改造成法国人”这样的例子),借由中央一边陲之间的线性通信制度,借由全国电话网等等一直到位

阶性的科层制企业来运行,相对于此,当代网络化的通信——好比如说在全球性都市之间——则是非线性和不连续的。毫无疑问,网络不同于传统的机构或国家,它在本质上就是不连续和非线性的。

这种转变带来了任何信息批判都不能回避的新权力格局。后结构主义理论(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倾向于视权力为线性、连续的——无论其作为论说、“在场的形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或元叙事的形态而存在,相对的反抗则是非线性的丛结。即便是福柯,尽管视权力为在微观层次上周流于社会的毛细血管之间的东西,他仍旧认为:就算在一个这么低的地方层次上运行的权力,还是一套以线性的、论说的权力为本的知识—权力体制。然而在我看来,在信息秩序中,权力已经变得更为隐晦:它本身已经变成非线性和不连续的了,我将引用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作品来审视这一点。在此,我们将会转移到一个权力—知识体制,其性质不是论说的而是信息的,“生命”在这当中变得不再是一个有机系统而是科技系统的问题,而资本积累也就变成了其实是以储存在诸如人类基因工程数据库之类数据库里的信息形态存在的生活形式的积累。如今不只是 ICT(信息与通信科技),连生命本身也变得愈来愈“具有财产性质(proprietary)”、日益被注册为种种形式的知识财产。

在属于制造业社会的旧式表达性文化中,因果率的原则支配了物与物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也支配了主体之间的联系,但在科技文化中,这种因果率已经被“附加率(additivity)”所取代,线性因果已被非线性的附加(adding on)所取代^②,这一点对于批判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如今批判本身必须通过附加率来联系到当今的社会与

^② 这种“附加”同时也是一种超因果律(hypercausality):比因果还要更因果,一种自我诗性的(autopoeitic)与递归(recursive)的自我因果律(self-causality)。它也是反身性。